

重輯平定州志卷之六

藝文

聖朝文教覃敷浹洽區宇雖在荒邊側境篳門甕牖之士莫不能歌舞蹈詠馳騁乎末流况平定爲晉疆首郡金元以來文獻可徵迨隸

本朝沐浴淳化揚扞風雅者又百有餘年以是人文盛炳炳琅琅甲於天下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則集一邦之藝文侈鴻業之潤色斯亦守土之亟務也且夫郡有故事鄉有望人非文則事與人不傳而後



01104

俗者無所不信若夫名流勝引或爲地  
爲寓賢儲與乎浮化之顛聊浪乎翠蛟之潭流連景  
作爲聲詩尤所以壽一境之山水於不朽者也蒐蘿者  
其敢遺諸志藝文

御製

聖祖仁皇帝西巡詩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過固關入山西境

鳥道入雲中風光塞漠同人依險地立城自越山叢俗  
樸觀民舍才多壯士雄芹泉連冀北回首指青驄

過平定州

勞農豈憚元英節寒景風沙透體來志有鵲山無覓處  
目前惟見凍雲迴

重修靈源公廟碑

元韓粹中

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先是時  
三家滅智伯剖分晉國或傳公卽晉族也憤宗社之亡  
奔走抑鬱客死於廣陽之嘉山冥通異感不隨死而亡  
傳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名山大川神其主之若夫雲  
煙夕暝風雨晝晦恍惚之間羣蒿悽愴如或見之水旱  
災患神實司焉蓋有利乎民也因立祠歲時致祭然未  
知起自何代由秦漢及唐史逸其事方冊無聞周世宗  
皇帝宗顯德永和之間始以侯稱宣和中用太守張



書之公以忠直純一之德禦災捍患澤被羣生雨  
調而民不飢扎瘥消而民不折神之佑民也民之祀  
也禱應昭答理固宜矣然公之廟貌歷歲滋久猛風斜  
雨漬漸摧毀大德甲辰夏四月己丑奉直大夫楊公來  
知是州治政之暇偶至祠下遲回瞻顧嗟惜悼嘆慨然  
有修復之志詢於廉訪僉事聶侯洎郡人王嗣等衆諾  
一詞若合符節即日鳩工庀材一方之民聞者奔走而  
助其役會未半期而成殿宇深靜儀門宏敞山廳覽秀  
藻楚分流砌石橋以便往來修井亭而覆靈跡輝金鸞  
碧咸與一新延祐紀元冬十月浹辰州人田思讓蕭王  
輩屬辭於余曰廟創有碑而此獨無之使成功者泯沒  
而無聞焉是爲缺典再辭而來愈勤余因爲銘以歸之  
銘曰神監之明秋月之盈神斷之清涇水之平惟清與  
明物無逃形究善折惡若執權衡介爾景福格爾天刑  
神之歆之靡愛斯牲民之祀之必薦吾誠故曰上天之  
載無臭無聲

形似名之山多松栢檜山之巔有崖直下巖  
其旁有穴深若井名曰石甕上有覆石如蓋天或旱  
所請者側立以杖挑甕端之石蓋遂霖雨雨既沾足  
置石蓋如故否則風從甕生拔木偃禾在宋皇祐間有  
記載諸會典與嘉山蒲臺神同時封表夫山川紀綱有  
係一國有係天下有係一州一縣一鄉一里者蓋封表  
有小大而利澤遠近亦隨之天地之大覆載之廣運祚  
之流將特達峻極嶽鎮海濱名山大川形而神之古今  
通祀譬猶國家設官分職品職之崇卑責任之輕重恩  
威宣暢神化敷洽故修於此者深則感於彼者至雖一  
社之長十人之甲五家之隣亦如之嗚呼知天者可以  
知人知人者而後可以知天也里之儒李思恭君子也  
自上世以來爲西鄉巨家推其有以及其無自親而疏  
由近而遠莫不及其分量因前歲之旱禱於神而應之  
乃復其舊祠請記於思誠曰我倡之人助之祠已新矣  
公盍爲我記之思誠曰此山川之舊也神之靈驗本人  
誠否也君誠信人也是以應之祠旣復矣神之靈驗

祀之時與旱暘之薦歌以樂神詞曰山之高兮  
石巖巖兮水溶溶旁有穴兮處其中深如窾兮若有  
容上有覆石兮方舉雲曳雨兮雷翻風神之來兮不  
使我心兮忡忡雜肴蔬兮薦芳醲神之來兮歲自豐  
神之來兮無蹤神之去兮何從天有雲兮山有松歌  
且舞兮伐鼓擊鐃子胥樂兮莫知所終

右送神

重修靈贍王廟碑

元呂思誠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宜精於天成形於地結而爲山  
泄而爲川瀆山川之作蓋與天地並矣故能出其雲  
育乎萬物平定郡城之西二十五里有山曰獅子山經  
所謂以形似而名之者也山之麓有石臺焉巍巍峩峩  
傑出羣石若巨人之冠帽然菖蒲生其上南望黑水十  
里而近北顧石甕五里而遙蓋連亘之一山也宋世  
旱鄉邑之民在在處處祝禱無應時有童子六七十  
牧於石臺之傍因致瓶於蒲下以禱爲嬉見蒲之芒  
露凝結若綴旒然墜而入於瓶或晞而竭或潮而盈  
或雲英仰有雲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童子置瓶於蒲下而禱焉屢獲其應敏於影響  
大建祠宇於石臺之下名之曰蒲臺神廟而奉祀之  
崇寧三年賜額曰靈贍與黑水石甕二神同時得號  
水廟曰普澤石甕廟曰豐濟皆用部刺史西染院使  
權之請也觀其感應之迹始見於童子之戲終救乎  
陽之災蓋靈氣之所宅雲雨之邱墟必有造物者尸之  
矣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不然乎或曰在晉則有言  
於魏榆者在漢則有鳴於冀南者彼固爲異事已書之

史傳矣若夫山川通氣礎潤雲生此陰陽交感之常自  
然而然者也又何足誌歟應之曰噫是不足以與語至  
而言極者也且彼或言或鳴者徒能爲白祥於當世安  
能隨禱輒應潤物濟時而若是者乎又豈可同年而語  
哉廟屬陽泉里里中大姓范宇好事君子也一日率衆  
來叩子門而告之曰蒲臺神之事雖載於晉陽方志之  
書傳於士父老之口猶踈畧訛舛惧其歷年寤遠載書  
旣畧則傳者愈訛敢請於子詳而誌之將刻之於石

助造物尸其雨暘爰在昔歲亢陽爲沴鄉邑之民  
雩以祭童子何知以禱爲嬉蒲芒有露如旄之垂自  
於瓶或潮而溢卽有雲物觸石而出以降膏雨以蘇  
苗屢應其禱曾不崇朝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功被於人  
血食於此漢鳴於冀晉言魏榆彼時無異彼跡實殊徒  
爲白祥徒濫民聽安能濟時隨禱輒應膏我百谷惠我  
生民聖不可知斯謂之神故詳其言以告於後碑而銘  
之以記不朽

湧泉亭晉公子廟碑

明 郭紘

平定州望嘉山有晉公子廟載在祀典有司歲時將命  
祭之湧泉亭亦有晉公子廟然不在祀典而其神與一  
也嘉靖乙酉郡守河間李侯銳懼其廟圯廢無以妥神  
乃與民修葺之始考郡乘及石志多不載其事惟曰嘉  
山晉公子廟旣訖工使人以禮來問之曰是何神也且  
乞爲碑其事郭紘曰余讀春秋左氏晉語及太史公世  
家言知晉之故詳矣晉公子其申生乎在普魯倍之

公以女戎殺其世子史蘇謂慵民國以移心



公子起百姓以爲百姓也。况之乎公子之死，人有以厭邪。杜原款之死之訓，以爲死必遺愛，而公子之死，民之思也。然郡之有廟固然，今夫祀乃曰望，而僭於蕞澤之神，夫神不歆非類，以百姓而旅望，神誰歆之。雖謂之公子可也，使公子之死去，情反讒而不獲令名以終，百姓雖祀淫，而謂之蕞澤之神可也。茲民之仰公子如日焉，旣不僭以淫，余何以不謂之公子。或曰：謂之申生，誠然矣。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何以公子稱。曰：

周有天王，凡諸侯有子，請而立之，義也。晉侯於李克曰：立太子之道三，子無謀，吾父子之間，若亦未告而立也。未告而立而又殺之，晉侯之罪大矣。故世世也。太代也。俱曰公子可也。雖然，余重有以悲之也。晉語謂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以行之。申生亦自曰：受命不遷，爲敬，敬順而安，爲孝。又曰：爲人臣子者，患不勤，不患無祿，患不從，不患無名。余讀此，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先王制國疆理，惇本茂族，必先自家而國，以晉申生之仁，而可以後晉無亂，爲女戎之故，而

晉之不終也前史云既驥如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  
平其公族微矣而余重有以悲之也雖然申生之死  
故矣而隱莫甚於優人施而曰申生也小心精潔而志  
重精潔則易辱重儼則可疾又曰甚精必愚精爲易辱  
愚不知避難卒以之遷重而死嗟夫辱之近行精爲易  
辱豈獨古人爲然余於此重有以悲之也乃儼楚辭一  
首刻之以享公子君子讀之必不以爲復業而作者其  
辭曰秋菊兮玉英青蕪蕘兮瑤階生公子兮續並迎美  
人連蜷兮日獨與成公子至今舞下女援玉桴兮擊金  
鼓聊逍遙兮適容公子不我留兮我心愁苦驅猛豹兮  
駕長蚪折芳華兮登遠洲思公子兮增煩憂靈風兮神  
雨下北平兮極南渚來無所兮去無處徒勞心兮延竚  
日暄兮晝冥豺虎嗥兮狐狸鳴秋山空兮人夜驚思公  
子兮爲民正嘉山兮嘉水草樹幽深兮石泉清矢公子  
居兮永千世保我民兮在公子

三義廟碑

明郭紘

平定州萬山中地氣高寒其神多靈去州十里許曰

關壯繆公羽張桓侯飛馬廟不知所建立居民依以  
安凡商賈人出於下者皆有所禱至取其神之弓矢  
以往四方無不得神之祐及其歸也或以錦囊盛其  
矢具特羊以告廟至冬之月割牲涇酒張樂薦獻者  
虛日神可謂靈也已嘉靖十年辛卯紘有事如晉還宿  
新興僕夫感異夢焉明日父老輩遮馬請曰維廟有  
石凡二十餘年土民相傳以它辭誣神而罔知所自  
先生有以碑之紘乃下馬拜於庭且進揖父老曰紘少

讀陳壽志知昭烈爲涿郡人張桓侯亦涿郡人關壯繆  
爲河東人方漢陵遲昭烈以帝室之胃起兵交結豪傑  
於二公恩若兄弟始曹操據鄴虎視天下三公必嘗往  
來於此然廟之建豈無自也今去漢才千餘年史策燦  
然俱載其事豈可以他辭誣之是必奴婢小人薰灼如  
劉平龐德者知有曹衷而已也父老曰民罔克知惟生  
生教之紘曰余莫知其他在昔徐州牧陶謙人傑也將  
死謂其別薦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陳元龍孔

一 時丈夫之雄曰當今立功立事惟劉使君



義而然耶論人以成敗而不以義是以他辭紛紛也  
人之所以自立者義也義所可取雖夏殷之天下以  
武得之而不爲過苟所不當取山棲淵潛如巢父許由  
有餘樂焉乃其義耳公既遭衰世以義出矣何者而非  
所取則璋之狂悖荆之我土取之孰爲非義或以是  
之乃有它辭與曹操者陰賊愴狠人也平生以鬼蜮之  
資鼠竄狗窈自以不取漢鼎爲周文王而人信之是合  
簞食豆羹之義豈可以方公漢季人才孰先孔明於  
烈顧命數語凜凜霜日不愧君臣之義而操之死也子  
孫滿前乃留連婢妾至爲分香賣履區區處衣物然後有  
以斷其奸何者其生也忍於靈圖巧於殺士及垂死之  
際涕泣吶嚶真性乃見士可以成敗論哉嗟夫惟義不  
疚惟權不流於大智有以行之彼四目之矜又何足道  
也夫事往矣然今之人亦或有多行不義如操者覩面  
目於肆志之時覽是寧無愧哉可監已可監已若夫  
公虎臣號稱國士雖臨難遭屯折首致命而終不踰  
斯人莫不以義與之百世廟祀乃人心之義有未

赫明明仗鉞北方英雄雲從義聲所至炎精旣燼  
不毗紫色蠅聲天紀是千百世未遠乃淆其言畏蜀  
虎視操如鬼鄙夫紛紛式瞻有愧

重修冠山資福寺碑

明曹命

榆關羣山所環也然以名山稱者惟冠山焉古木時花  
霞蔚雲興峻嶺巍峩千霄參天無輪蹄之喧絕羣市之  
聲曩喆謂西方大開士意在常樂我靜因建資福寺於  
大明一統志記之其來遠矣前記亦咸可徵高流頓  
士多往遊寓若呂忠肅陸文裕高蘇門馮少洲郭麓址  
精廬題咏猶有存者第歲月悠邈瓦敗木蠹金軀具支  
風日侵之後人雖屢加繕葺而大雄寶殿工鉅費絃皆  
鮮有成郡人苗君碩謂諸比丘曰茲蓋由功期於旦夕  
耳宜其弗奏功也若假之以年輪奐之美當自見矣爰  
首爲捐金衆義其舉貴而冠紳富而農賈困窮而若厲  
之人禍之父以金施之以粟施之以力施之凡四易星  
霜功果告成遊觀者稱之以爲鹿苑鷲嶺相伯仲也夫  
平府君少曾治博士弟子業於蘭若余與故上人

侯願也矧苗君碩甄君敦以命有文章小技卑禮以  
奚容辭哉遂記之落成禮佛輪王國俗有偈頌焉命作  
歌以代之歌曰天人師兮鬣雲鄉凝慧目兮攬八荒冠  
之山兮何崇崇松拱翠兮花奏紅有香剎兮清而幽杖  
金策兮願來遊福我國兮壽我君固金甌兮永大椿野  
禩祿兮朝逢衣矢浩劫兮同皈依

復建魁星樓碑銘

苗蕃

晉之雄州四西蒲南澤北代皆名區也而平定之形勝  
首甲於東郡之奇峰九冠山上嘉玉屏尤地靈也而文  
昌之聳傑適丁乎吳當成宏嘉隆之世踵接台垣多父  
子兄弟之科肩成苗裔卽真風稍歇而古氣猶存建閣  
權輿在歲已酉登龜食墨旣景廼岡斗望京華葉守引  
燕雲之宿文高興冊翼軒留大泌之碑三十餘年春秋  
繼榜富貴而溢教化竟衰昆劫驚灰營室特鼠尤之舍  
咸池慚浴臬盧兼桑濮之音童叟狎水弱而揚波沙蟲  
見金多而射影吝寔原於總貨悔莫甚於近名奎壁  
時書遺瓦虎昂泮治龍泣圭峰未之前聞至於此



復河山之秀乃命祝融鼓焰箕伯怒呿百尺巍峩半  
煨燼抑柳州之所以賀而薪盡之所以傳乎蠱之象曰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壞極而有事也革之上六曰君子  
豹變小人革面蔚乎其文也值員僑夏郡侯來典斯土  
昭質未虧初試干將之錫以媿莪李明府爰董是役老  
成尙在羣集席上之珍致土有方就緒最捷砥擎四柱  
梯進三階簷阿飛翬棟宇歧翼居中則梓童帝座本孝  
友爲化身更上則斗轉魁星向陰隲而指顧邇護文唐  
遙拱宸極朝暎送青旰霞來爽璇璣銀漢倚雕甍繡閣  
而可捫浮化洸江作華表捍門以相衛比之舊貫壯哉  
偉觀而琬琰未鐫蓋曩屢難舉會司李王公炳千振風  
雅之宗文章歸乎李杜同太守李公恒挾堪輿之奧精  
神見於山川指星巒而謂瀑隱曰魁閣落成麗牲宜刻  
玉立於磷緇之際雞鳴於風雨之中思永將來惟子勒  
記嗚呼問野人而媿先進經歲寒而幸後凋詎能邯鄲  
淳之儼恐辱石孝忠之拽耳不敢啣窾自外聊泚筆

之腹三派交參若揖滄旭龍頭屬此文閣凌霄  
風古志契儀臯昔人建閣福慧雙合伊誰云憎閣乃  
颯今閣復成隕而再升後人爲善鬼蜮不興有覺其  
空中噲噲登斯閣也匪徒一拜一十七世士大夫身七  
十七化用意後民星高魁斗懸毫銓吼風水陰功左宜  
右有道未墜地文未喪天神之聽之慎旃慎旃

關聖帝君玉泉山靈感碑銘

明苗蕃

歲甲申之三月運遶陽九避亂邨居終日潛行不勝小  
夜吞聲之哭會路僧搖鐸從西方來問其作緣則曰此  
地近林裡有

關聖古祠今重修將告竣焉敬以香燈錢奉之聯霄感  
而入夢越三日策蹇來謁見山靈巍聳古松挿天殿宇  
在中敦琢雄麗有神工鬼斧之能拜瞻 聖像威凜如  
生懸額殘碑尚存元人手筆而新珉卧地猶未繕寫虔  
許拙撰用志將來以亂離不果老親孤子性命如絲時  
默禱於帝若得生還將母當自勒一碣應且不朽天

未逾月而言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絕處逢

血氣莫不尊親頌德銘功何能紀極獨生當炎祚式  
奸雄竊柄當許田射鹿 帝心卽欲殺曹誠微知著  
智絕倫斯時已氣蓋天下矣後陷曹營館於金幣靡不  
曲至雖刺良誅醜疑於報曹然寔聖人之權保全國母  
終歸君父耳卽至華容釋曹史斷以國士之風當是時  
張遼許褚諸將追隨寔處窮寇之勢剪滅朝食或亦有  
所不可 帝心何嘗一日忘賊哉隆中之言曰操已據  
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  
附之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蓋爲鼎足三  
分以記此耳使 帝久據荆襄竭其忠勇終當一統紹  
昭烈於高光則 帝之願也乃漢緒竟湮 帝遂爲吳  
兒所中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感時悲事約畧 帝之大  
槩於此以見忠臣孝子仁人義士屈於時勢之難而蕭  
條異代遺恨千秋俟後之野獲者一闡幽焉銘曰  
高山天作名爲玉泉松濤吟雨 帝祠在焉礎稅敦雄  
公輸之斧縣額殘碑元人遺古修髯丹面威凜如生

二后在楹憶射許田帝拂其志意決殺曹



刺良誅醜保全國母終歸我后華容釋曹窮寇  
滅賊酒恥何日忘之鼎足三分隆中所鏡絕倫軼羣  
侯起敬天若祚漢帝久荆襄統尊昭烈上繼高光於  
炎祀四百年止先主桓侯與帝終始運邁揚九鮮遂  
良我徂東山北畏於匡微服千里旣還桑梓將母來告  
以帝所社耿耿隱憂廉孝難明鑒雪於帝莫報生成  
濶谿沼泚祇羞明信敬勒碑銘山林永鎮不知有親不  
知有君在帝左右視此刻文

待澤碑

國朝 甄鏞

平定居萬山之中而河川分繞衝徒無常昔人有半田  
半水九分山之嘆非虛言也前明地糧原額每糧一石  
折徵銀九錢三分二釐八絲萬歷間每糧一石加銀一  
錢五分七釐四毫尋復加驛站銀九分九釐四毫三絲  
又加絲絹銀九釐四毫七絲順治初因丁銀缺額加地  
差銀一錢一分五釐九毫四絲後又統加匠價銀四十  
八兩由是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三錢一分八釐有奇

原額實加十之四矣况乎正供之餘雜派繁興

家半爲廝役趨勢不趨農避田如避債有以業而死者  
有棄業而逃者有虛錢實券而佃於人者有加之以  
漿束帛賂之以笑貌周旋而惟恐人之不我替者蓋前  
者數十年之間其情形大抵如斯也雖康熙初年有  
民王本源叩

國恩荒蒙

恩密免然加增之銀未經少減而河水之侵日益滋憂地  
糧重莫此之爲甚幸賴我

國家休養生息貴粟重農無微弗至故深仁厚澤遍洽山

區望風郊原蔚有起色迄今黃髮遺民遊太平之世而

追敘前因或且數行泣欲下後生小子忽忽不知也邇

者大憲飭查有丁歸糧辦之議但欲因地而制宜非

概強民以從事憲檄周詳至明且悉詎浮議無端鄉

民竦栗聞風懼患似溺如焚雖陳情以乞免實哀籲之

無由於是計無所出或捐貲或用力居者有區畫之

行者有匍匐之苦徒步齋糧兩行赴愬荷蒙 藩憲

阿公諱里袞洞鑒若神明沛恩如時雨諭令照舊  
永免更張一時榆關數百里之間歡聲振林木僉曰  
悌君子去我萬年之累卽錫我萬年之福則亦以萬年  
祝之可也抑嘗聞之古者則壤成賦而計口徵徭而粟  
米布帛與夫力役等科用一緩二行仁政也春秋以後  
賢君代少驅民如犬羊已有丁歸糧內暗行加重者庚  
宋來食貨諸志言之詳矣我

朝無力役之征惟以丁銀折貢小有事焉輒以重價給吾  
民仁孰甚哉又康熙五十年欽奉

諭旨永不加丁自此生齒日繁父兄弟合辦一差爲力最  
省而陞富減貧又著有定例是今日之計丁居糧後也  
平定糧旣重而地實磽故丁糧由舊已欣然有更新之  
慶若權其所加之數而量爲末減則尤望仁人父母入  
九閩而上告也夫

重修嘉山祠碑

國朝甄鏞

湧泉亭西有嘉山行祠舊傳爲晉公子先儒郭紘以  
太子申主也明嘉靖乙酉重修以後今二百餘



然增勝於前，工竣以禮來屬，愚記之。愚嘗讀史，  
侯女戎之事，不禁廢書長嘆也。嗟乎！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古今之大倫也。而憂虞險阻至此哉！夫君子小人，  
比而禍人家國也，固也。卽忠臣烈士，一撓讒慝之鋒，而  
身齧骨碎也，亦固也。當其時，若宋公、若楚子，事變相尋，  
正復不少，獨一太子乎？愚蓋惜夫後之君子，徒知太子  
之材，悲其遇，而未嘗稔度其心也。從來天下之故，起於  
閨門，而人情易錮之私，莫如牀第之間。太子而羅斯不  
幸也，顯言之則暴父之過，曲言之則傷父之心，直受  
而不言，則無以動君父悔過之思，而使之溢濟其亂。  
人生至此，誠哉難矣。觀優人施之言曰：申生爲人，小  
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故施讒自太子始。宋儒真  
秀曰：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  
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蓋欲使其君一過，精潔易  
之人，而愛惜之，保護之不遑也。然使太子而僅若是  
太子亦悻悻自好，徒以成一身之令名，而漠然於

子之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斯知  
且夫世之以智而自全者、固不如以恭而自矢也、  
人抱非常之材、履不測之地、常供職投間、或以飲  
無意、甚者文身毀服、輕去其鄉、而陰綿其祀、其罪未  
至死、而或且以無罪顯、太子諱於是謀、則曲沃之行  
必見德、東山之役、不必見功、惟庸庸瑣瑣、以免青  
口、而立於無道之朝、是亦不可已乎、雖然、果若是、則

子哲人也、仍忍人耳、坐觀君父之成敗、而苟且以自容  
此心復何心哉、故以既仁且強之太子、而匪躬蹇蹇、夙  
夜於公、至於無可奈何、而視死如歸、誠恭甚也、恭則忠  
恭則孝、志在君父耳、死生奚計哉、傳曰、聰明正直之謂  
神、未有不忠與孝而聰明正直者也、况生有明德而殄  
厥形、死爲明神而享厥土、理數自然、無足疑者、然則今  
之重葺斯廟而加之美大也、固以妥神明、維風教、勵人  
心、以承天休也、豈南人之尚鬼、越俗之崇巫也哉、愚  
意、悲太子之心、而長嘆不已焉、迺藉優人之

太急一鳥矯首獨踟躕，甚弘之血千年碧。鮫人泣盡  
明珠，天帝有心匪聾啞。谷爾巫陽愍此孤，乘白露兮  
丹鳳。靈鷲負兮蟄龍赴，下國新城忽來往。山鬼夜鳴  
蘇蘇華表亭前是耶非，九臯鶴唳聞八區。神魂悄恍  
不得嘉，山深處靄清都。瞻我晉宮無恙否，佑我晉鄙永  
無虞。翬飛鳥革今式廓，城南佳氣擁方壺。馨香俎豆千  
億載，金馬碧雞徒虛無。

記

承天寨記

唐李諲

易稱設險詩曰千城蓋陳述公侯藩扞王室也晉東井  
陘者韓淮陰伐趙之路連天作險威地成隘一夫奮守  
可以當萬人開皇大業賊臣總燕師者帥漁陽雜虜喻  
盟津突函谷有竊天下之志時元戎蒞公慮侵軼於我  
乃申命闕府張公奉璋嚴戎式遏公謀包百勝雄入  
城名烜赫大戎容彷彿麟閣旣至登鶴鵠洪中頂四  
日虜在吾目中矣東其口扼其喉茲乎遂



維雲蓋冠小城於峯巒萬仞天削沿以樓櫓實以  
府鐵騎千疋虎賁百計旌拂霄紅甲曜日白於是  
以斥堠嚴之以賞罰使見可而出逐彼者易於轉圜  
難而守攻我者難於上天則雖雲梯地道班輪再生  
吾及矣其發石也星落乎九上之天伐鼓也雷聞乎六  
虛之表飲馬也洿池可吸而竭奮力也常山可踏而倒  
豈止屋振瓦飛而已哉城成帝嘉之錫號承天信承於  
天也公又於黃沙嶺築德化城示懷也慕容隘築滅胡  
城示威也復聯建三堡絕細逕也由是南北千里東西  
兩鄉飛禽走獸不逾越矣

封白雞山記

唐王 斌

夫以玉燭搖光碧落霄懸於合彩金輿厚載丹邱靈毓  
於祥音斯蓋運契星躔道符天意流淳化於萬類動植  
咸熙抽勝策於九章華夷景服王澤流於上誅風悅於  
下故有連雲峭壁藹如畫之煙嵐質異山梁翦疑霜  
毛羽是知鳳鳴沂右千年而山得佳名鶴降遼東萬

嶺佳號我嗣晉王珠履表異玉節傳榮廓

忠武虛譚於八陣劍橫大樹執中小枝

外東征俗富而民歌柄敵矧乎三清分派九合異

白馬以會同盟致丹泉而忘巨猾昔歲金橋之戰

昆陽近年洹水之征威符紀上豈謂重燃興燎惡

滋豨跳將害於周禾烏合連羣於伏莽於時躬提千

途邁六晨行方結於魚麗路復經於龍蹕睨蒼翠之

於翳蒼之中覩靈雉而低翔當神騏之逸足可謂練

鎗色玉潔爭光有同於天上飛來無異於目前化出

赤踴竦坐坐而朱點雙眸霜翻秦翹閃閃而雪翻兩

嗣王祝之曰旣瑞世瑞時可勿驚勿畏乃虛之以雕籠

擁之以襟袂忘十步一啄之心有帝后禴之意若棲

於瓊花枝上皎潔爭分或飲於水精壺邊晶瑩莫認人

命此聖也稅蠲青畝山封白練前古之越常入貢效社

殷朝而今以晉王薦祥永光唐史織學慙重席世奉初

筵背文總愧於色絲辭鄙應還於夢錦山唯紀事用

長佐命忠勲序列銜袂時天祐十載龍集癸酉鴻雁

天授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林  
榆闕下建十丈旗表以五筵廣三之二憲闥軒豁俯  
闕間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扼土門右控大鹵太行  
之羣山遙之道京師而來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  
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  
悽然有去國之悲阜樂之山晉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  
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岩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  
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烟雲雨態倏忽明晦攔檻半睛野

完塊雌蜺半空雄風千里緜絃以清郊鄠汜秋空  
明飛光皎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  
我續而溫爾縷其單觴於斯飯於斯會賓友於斯其亦  
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帶而外昭曠淵帶則悔吝不生  
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也亦然究與之處淵如也  
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  
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  
祗其所以爲達也與



廢此州地當衝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混莫可考  
闕典歎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定古并州之域也三  
分晉地入於趙秦屬上黨漢曰上艾屬於常山晉及魏  
改屬樂平樂平漢沾縣也後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  
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  
廢還隸并後石艾爲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  
首下之遂升爲平定軍以樂平隸熙寧七年廢遼州省  
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廢  
還舊隸金大定中升爲州今爲冀寧支邑而樂平隸焉  
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賽魚西北三十里承天  
軍東北九十里廣陽西南八十里葦澤縣故關東八十  
里廣陽東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西八里蒲峯獅子  
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雞山東北二十里晉主嗣昭過此  
獲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河源在嘉山嘉河經於城中  
桃水下入澤發澤發一名阜漿暨懸泉俱在承天軍界  
闕有懸泉賦流杯池城南二里許閑閑修禊所也介  
如女祠在懸泉上唐高宗幸汾陽道出如女祠

并州都督有惠愛故立之又曰本殷公也開山亦  
石艾長宋祁修唐書進宋宣祖諱易曰英韓信廟在  
關牛相廟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過山下卒四賢堂在  
州治東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湧雲今開闢趙公文獻  
楊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遺像在故名之也州之境東  
距井陘一百里西距壽陽里與井陘相若孟縣北九十  
里遼州南一百里東北至京師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勞  
其俗樸而質其風慄悍尚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重修崔府君廟記

元揭傒斯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東三里曰長樂坊有崔府君廟  
敷封護國顯應王不知何代賜也俗傳廟建自宋宣和  
間重修則金泰和間也州里遠近之人疾厲瘧札水旱  
災害凡禱於廟者輒應猶谷之於聲形之於影斷斷然  
必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訖夏六月不雨境內土龜坼  
禾稼殆稿民嗷嗷承務郎同知平定州事保保字國  
召僚屬告曰我輩有此土之寄而坐視其旱穀不登

入之儲下罹民人飢饉之苦可乎乃

日雨大降不淫不暴折者以合肅者以素歟

惇惇也月禾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堅猶願然望一

之至而弗獲也復禱於廟如初禮雨亦如初降秋乃

熟家獲戶斂公無遺私有露積明年春父老相謂曰

吾民飽德而樂此者伊誰之賜也遂命州人張淵以狀

來求文以紀州牧之德以彰神王之靈詩云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爲民之父母矣禮云禦大

捍大患則祀之彼神明者其能救災恤患矣雖然苟

之靈非誠之至不感也苟誠之至非神之靈不應也

之靈矣誠之至矣斯可以言感應也按府君者神州

城人父母禱於北岳而土府君唐貞觀舉孝廉住磁州

滏陽令晝理陽夜理陰一日與楊叟奕罷見黃衣執符

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帶冠衣召赴五岳衛兵百餘人

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二子取紙筆曰

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爲白字碑安祿山

上虜府君見曰駕勿別往祿山必滅矣駕還闕立廟

於

嘉應侯武宗天下太平禱之即止封



人抑使後之爲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重修平定州城記

明李念

先王建邦設險城者所以防民域衆禁暴衝亂之憑  
故城復於隍爲易大戒城邢城周城虎牢凡二十有九  
春秋必謹書之聖人之意微矣近世以來上者恐傷農  
而振勵不舉下者樂因循而興作是憚况省費好逸者  
民之情故亦難於謀始焉海內承平日久城廢塹湮郡  
邑罔不若是平定者晉之東鄙郡也卽山爲墉四面  
險車不方軌羊腸巉岩行百里許出故關達畿內井  
郡實三輔之蔽也要害衝劇爲晉首稱故有上下二  
上城僅三里內設官府庫獄頗劇高阜下城九里餘  
民處焉約數千餘家顧歲久頽敗樵牧行道緣罔警  
恬不爲虞嘉靖辛丑北虜率衆寇雲中入鴈門及會  
旁掠屬邑遂至平定殘擄聲勢人不自保携持妻孥  
上城避狹不能容復有逸入山者則多罹荼害不  
無備之毒也傷夫虜甫退分守大叅文安肅庵

惟公是賴公毅然以爲己任於是相形勢以  
才官以督役量家籍以集衆毀淫祠以聚財廣  
鳩工懸賞罰以示信計程力以約期官民協心  
俱興公躬罔憚勞月閱視者三四壯威武則雄樓櫓  
濠塹則構水門嚴啟閉則固城圍防奔突則深溝池  
辛丑秋九月越明年壬寅夏四月告成計工而備度  
取積漸而成費不出於帑役不勞於民罰不科於  
民莫知其所出公亦不知所從出旣報成工公視喜甚  
復以地利不如人和匪人曷守設民兵數千以爲守具  
仍選才能驍勇有智謀者孫昇等八人爲之總教視約  
束愚民莫省尚爲病也歲八月虜再深入視辛丑歲爲  
甚百姓趨走據險依法以待有不胡黠頭之恩虜不能  
入民悉安堵始感公生成罔極之恩無已僉憲東泉白  
公思誠白泉白公鎰少叅山泉郟公元洪謀於念弟正  
郎愈曰蕭庵王公之官於晉也百廢俱舉晉民咸有  
平定固其被澤之深者勞莫大於安民功莫偉

屬念爲文以記重不忘本記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不可入也山川邱陵也國險城池關隘也兵險干戈弓矢也人險德義法度也天險在時制地險在形勝國險在高深兵險在鋒利人險在心同肅庵公之築斯城也五美具焉智以始之仁以馭之公以服之信以期之嚴以制之服能謀而守之故諸險備而民命全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王公之謂乎公以名進士爲侍御按中土風采懋著擢蘇守擢兵備均田破賊動皆奇中可爲世法至今蘇人思之不忘平定城者公之遺愛餘澤也公亦固有功焉則所謂甘棠仰止沒世而不忘惟我民感報之情後之補葺防範無陞公之遺者則又於良有司是望焉公諱儀字克敬肅庵其別號云

重修上城記

明白思明

平定上城最古地郡名榆關考之州志云肇自漢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於此而築斯城以榆木塞門肆據榆關郡焉其城之地脉從冠山嘉水來至是磅礴因而城之觀元遺山有冠山移得近城頭之句



水走乎其下登斯城也遠視羣峯環翠俯瞰  
曲屈千房萬井煙火相接行商居旅輪蹄旁午足以  
心志而遠視眺壯哉一鉅郡也歷千餘年州人賴保  
焉民到於今受其賜仰其名而不替景泰庚午訛傳有  
驚迫甚民心惕焉罔措初欲逃匿山林巖穴卒依是城  
保其無虞歷歲既久多致傾圮狐兔之迹交道儀封  
公賢宰三河紳著聲稱巡撫唐公具卓異政蹟以聞上  
賜璽書褒之弘治甲寅擢守是郡越明年政通人和巡  
撫都憲張公巡接待御邊公復有旌擢之舉自是落  
勸獎殆無虛歲今戊午春政暇環相其城以修復垂久  
爲已任適撫按移檄董之乃謀之二守邱縣李公時節  
判壽州張公瑀吏目平涼陰公順同寅協謀乃役力於  
民採材於山五丁朋一夫十日遞一班不竭民力不  
民財自春二月始工戒以勿亟民乃不疾不徐不告  
勸不妨民業夏四月工畢矣於是卑者崇缺者完薄者  
厚四角有樓十步有鋪環列有磚磔奐然完好矣是  
修例宜軍民互出其力今不勞軍民而厥功告

備書營庄耆老崔友輔作倡偕同張友厚等謁余請  
其事余已詳其巔末於前矣竊有告曰士之仕也貴  
心愛民建悠久之業垂無窮之澤以永其譽愈久而不  
能忘也觀吾州上城自漢韓信創築之民心慕之稱之  
如一日今中州吳侯復修增拓之垂之悠久吾民之心  
豈不以慕韓信之心慕吳侯哉俾後之嗣守者修葺之  
庶斯城之不壞使後之思今亦猶今之思昔也設或嗚  
民情以從已之欲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玩時愒日惟圖  
身家計不爲民生計視吾吳侯建悠久之業而澤及於  
無窮者其賢不肖相去豈不甚遠哉後之視吾記其亦  
有感焉

徙建龍神廟記

明 白金

龍水神也能興雲致雨變化不測故尊之曰天其實一  
物而已土人曷爲而祀之祀其成百穀也初廟在三交  
村南嶺上齋廬敝朽丹青剝落每四月一日鄉人醵錢  
爲賽颶風輒作聲極怒號如不受其享者宏治戊午  
朝列大夫逸齋翁知神意之有在也於是卜地

無復昔日風狸之恙自是歲熟而人富纖毫皆神之賜也  
也魏子俸恐歲遠代遷遇佚前人光進曰惟茲役基金  
惟逸齋翁我先人克裴傾用成厥終事重且艱弗樹石  
用昭厥後罔聞知弗克供祀事先生識之哉毋讓予曰  
吁來爾俸予惟教爾祀神之道爾其敬哉夫龍天尊神  
也爲我土福舊矣奈何頃年以來歲稼未熟冰雹爲沴  
豈神不靈於疇昔耶抑人心滋僞於今日耶惟鄉先民  
無浮湛無譎詐無滌惡肆天休滋至地方用寧百穀用  
成神之靈固也惟時後人弗靈承於古凌轢孱弱攘竄  
黍禾誕肆不道肆冰雹歲至地方用不寧百穀用弗成  
請神之不靈可乎俸唯唯請書於石以儆後之爲惡者

重修平定州學記

明楊思忠

平定州學宏治壬戌儀封吳侯嘗拓舊基而廣之規制  
詳備迄今七十餘載督學河南王公碑記可考萬歷二  
年磁州楊侯來守是邦謁先師廟見堂廡學廬俱圯  
嗟嘆曰異端無益世道寺觀增修趨赴者衆



若干圖所以崇飾增修會巡撫安肅鄭公過郡  
白其事公爲之允乃發公儲餘貲三百金以佐其費  
是士夫之達禮與富民之知義者因而風動泉布雲集  
鳩工興役乃修文廟七楹東西廡各二十楹戟門三楹  
櫺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齋房十二楹折故易新視舊  
倍十之五以啟聖祠基宇隘遷於明倫堂右鄉賢各宦  
列於戟門外東西相向各三楹又增神庫書廚各五楹  
其射圃公廨號舍悉次第更新之丹堊掩映郡之人士  
遊觀咏嘆而文教愈然益興工始於萬歷二年春落成  
於萬歷四年秋於是學正青縣潘君與其僚友暨二三  
庠彥徵余言爲記余惟古先聖王育才養士各有其學  
而士之於學游息歌詠未嘗使之暫離於仁義之言禮  
樂之道耳聞目擊躬行力踐涵泳陶鑄以至於成德達  
材然後內以淑身而外以待夫世用一旦出而任乎天  
下之大生民之衆養之既有其素而思之沛然不窮迨  
乎世運叔季雅道陵夷先王之學政廢而不講鯁生下  
士剽竊記誦逐時好以干名位而治道人才遂不敢

商周之盛在漢文翁之守蜀大造學舍以禮  
爲國而蜀之學士遂同於鄒魯在唐則常袞之治閩  
設鄉校以儒行獎士而閩之人才至此於內郡傳曰學  
不可廢教所由興世之俗吏大都以錢穀簿書爲急務  
於風俗之本王教之端乃視爲彌文惟茲楊侯不牽於  
俗不謀於衆繼軌文翁邁迹常袞簡冊書之垂千祀百  
世而永以不磨雖然今皇帝崇儒重道超越百王向者  
聖駕視學嘉惠孔族優渥文臣天下之士感激響風無  
不刮磨爭奮思以自見於世夫蜀之於漢閩之於唐皆  
荒服遠州得人振作則俗用丕變余郡乃畿輔近地王  
化所及率先霑被吾黨之士遭時致力合志同方上有  
弘文之聖主下有興學之良牧居有常業食有常廩相  
與討論四代之治具講明六經之法言復古道竊今俗  
余於是望之楊侯名梓號拙賓嘉靖甲子鄉進士淦陽  
世族廉靜寡慾愛民好士爲今之良吏云

平定州公廨記

明王 宁

平定州在禹貢冀州之野古太原之地并州之域也  
秦人罷侯置守不知屬名何郡漢爲上艾縣後魏

定縣金大定間始升爲州其所由來尚已迨元朝入  
中國沿襲舊稱百有餘年故爲郡爲鎮世代各異隸此  
隸彼復無常制丁前元之季方鎮尚強互相吞噬兵連  
禍結罔有寧日是以郡城舍宇殆無孑遺爰及大明革  
命率土皆賓兵北渡河所向風靡蔑如也然後選擇循  
良撫綏郡邑兵不離境民庶帖然我平定程侯宗道同  
知鮑公原亨吏目喬公惟德披荆棘立州治不事苛刻  
政尚簡易撫民庶不惡而嚴待賢士大夫恒而有禮  
精求治去華尚實曾未越月四民景從信乎孔子之言  
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越明年政緝民和百廢俱  
舉乃卜公廨於城之艮隅土燥面陽之北卽其故基而  
構修焉凡輪材運甃效功獻技民之營之若家私焉不  
踰兩月告厥成功故居官府有廳集公吏有曹儲貨粟  
有廩宥上官有閣又起傳舍於傍以候過使明不妨政  
也復構六賢堂於城陬以尊民望營官舍募民居以  
勞若夫尊前賢以勵後尚賢也悅近民以懷遠



以之興役則忘其勞率以犯難則忘其死若侯等  
得民說之先務也後之牧守者能繼其志則能嗣其  
矣公廨有記豈徒然哉於是乎書

昇中鄉新延大王廟記

明黃廷綬

余世居昇中鄉循北麓一舍則古孟邑又西北爲藏巖  
昔趙莊子客程嬰公孫杵臼所藏趙孤兒文子處也史  
稱下宮之難藏諸袴中索者至以勿啼而免余榻藏巖  
碑爲金大定間蔡州防禦使智楫換楫稱廟之西側巖

石環堵石溜灌穿彌縫而合晦迹仍存廟二東巖石之  
鑿靈泉涓涓禱者注勺水竊神小像負之霖雨隨之猶  
若當時負而走也夫文子者韓獻子所請而續趙宗者  
也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災爲  
晉國賢臣吾宣尼猶取焉辛巳歲余從里中父老走藏  
巖拜祠下依留不忍去乃聚而謀祠於昇中里東山  
址余因捐田一區祠焉方廣六十丈貌神其中春秋  
之記夫趙遺孤事舉舉甚奇終遂大業天

雖然猶在哉祠成爲記復諸父老父老曰我曹  
唯知俎豆莘莘祈豐年而已遂勒石

濟川橋記

明 郝天成

川有梁所以利涉也君子澤物之心惟恒久之圖而一  
時勞費不計也故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  
寧此理之常無足異者且天下事逸於勞而寧於費者  
往往皆然豈祇橋梁然哉平定在太行萬山之中東接  
畿甸西連秦隴實形勝襟喉之地有上下兩城一建於  
西南隅岡上卽漢韓信下趙之故寨其一綴於東北原  
下卽宋太祖所築之新城也去城不半舍許有山曰嘉  
山嘉山之麓有水曰嘉水自西而東經上城之趾注下  
城之腹當闌闌通衢之間不但商旅之旁午而是輶驛  
使之往復亦無虛日按郡志有石橋曰濟川不知廢自  
何時其後吏於州者率皆玩愒時日因循故常苟便速  
集梁以土木旣而不旋踵而圯於涌水者亦屢焉當夫  
夏秋之間霖潦湍悍蹙遽之間工力難措則乘者懼其  
行者畏其沒雖咫尺之易如蓬島之難用是公

下車以來百廢漸舉凡諸興建不要近利而懷  
計故不三載而政成事暇之日乃欲斥大其規模而  
新之相與謀諸僚采計諸工用以在官之鏹幣羨餘  
請於巡撫藩臬爰方鳩工斲石先屬之吏而間亦躬親  
焉工始於壬戌春三月告成於秋七月高三丈縱二丈  
橫半之護以欄楹飾以表望壯麗堅久備極工巧然後  
乘者安行者肆若履周道無復向日危險之虞矣其東  
不旣廣且遠哉夫以數年之廢不數月而成官不告乏  
民不告勞茲豈易易者耶落成之際適余有西蜀之命  
便道過家之翼日凡吾州縉紳士夫與里閭之耆老故  
舊呂遂張友厚王斌張安章咸以狀請記予惟除道成  
梁著之夏令固王政所先也矧吾侯之政治官如家視  
民如子其可書者不特此一事耳故不辭而記之吳侯  
名賢堯佐卽其字云

重修平定州守禦千戶所記

明曹命

命嘗觀紀事之史矣秦將王剪漢淮陰侯韓信唐相裴  
代主劉嵩皆統大軍駐於平定蓋地當燕趙



此猶有 父焉爰爲建守禦千戶所聖慮  
表前記所建於洪武初至朱武德公竹軒時再修之  
今又傾頽武德公瑞宇竹軒公之冢孫也適視篆思  
祖武乃謂同寅曰吾儕不得晨夕同晤言同從事者  
以所傾頽故哉茲將一新之凡我同寅相勸恒於斯相  
規恒於斯韜鈴之闈恒於斯弧矢之習恒於斯於吾身  
心其裨益匪淺矣庶以守則固以禦則勝無負吾職乎  
否則何以分聖君九重之憂徒足貽吾宗九京之羞

公以爲奚若同寅咸曰敢不唯命瑞宇公首捐一年  
金諸公皆繼而捐之於是集陶人工人計材之多寡  
付之值不旬日輿載擔負者巍然山積於前卜吉旣  
則經營之公戴星而往戴星而歸親董厥事凡五月而  
告成輪焉奐焉誠一壯觀矣亭一曰思補堂一曰威遠  
左有廡曰聖駕閣有吏目亭卷局房右有廡曰巨盈  
有百戶所卷局房中有綽楔一曰正心身有重門曰  
其右有獄儼門前榜曰守禦千戶所合之二十餘

一曰德業之進浩若決江河孰能爲之禦金湯乎四  
禦侮乎八荒特易易焉耳命老矣猶冀諸公受天子  
寵命鵲印纍纍紫綬若若也如曰姑足以注一時之  
目恐非所以自期也非所以慰國家也非所以嗣祖  
也望以慎終勗旃

重修城隍廟記

明郭一紘

郡城凡二曰上城州治在焉曰下城城隍廟在焉廟有  
志修自洪武中至成化中郡守吳侯稟復修之止至是  
凡四十餘年又復圯壞前州守多故不及修治益復圯  
壞嘉靖二年癸未神降於廟巫覡雜言廟廡不治無以  
安厥靈若曰耆老苗全義官徐聰馬文士蔡廷琚王鸞  
若等皆民之良盍爲修葺之衆懼方祇承之明年神復  
降言若不爲理且將有譴自是時時降於李姓覡者被  
髮裸貫鐵鎗於口奔往里閭中曰凡四丑多言渺茫此  
事州人益懼衆始聚相厥舊廟其功世大乃各

夫乃心乃力以成厥功俾所有寧所

未綏之又明年甲申載厥工其經費材  
助其役舊爲制堂五間前門三間儀門三間門有角門  
堂有阼階有東西廡有後寢室東有燕居凡若干間皆  
撤而新之又爲齋堂牲所於東次又若干間丹鉛藻繪  
煥然鼎新其爲材加舊之十三其爲石加舊之十五其  
甌甑則加舊之十八九其鉛鐵髹彩丹堊之類倍之工  
役之值若食不與焉嘉靖七年戊子乃訖工先是有博

野人馬會以母病許鑄神銅像比至是亦成起民瞻敬  
衆乃聚曰始見役之大矣無不恐懼惟愈恐懼乃亦克  
終厥事盍相於落成以嚮告神旣擇日月又復聚謀曰  
茲役也豈可無傳乃爲石具禮於東郭絃弓爲記之衆  
諗曰是惟神靈乃有以糾衆力是惟民誠乃有以出衆  
材匪惟耆老全勤於所事日夕不怠亦無以成厥功全  
亦言素多感鬼神事故不敢不虔敬乃能成功然夫神  
屢降亦固有之乎絃曰信固有之也昔周內史過言國  
興亡必有神降之以爲禍福自三代皆然故重黎



以主神... 以結神... 蓋固有之

今則何如紘曰亦惟之人焉耳齊民中正精深和惠  
香之德足以昭福貪冒苟邪淫泆荒怠汗穢之德足以  
昭禍今夫神代有祀典其非明神也耶奄然屢降之亦  
足以觀政布忒矣况民信之如流水其神之志也乎夫  
神也者抱明而負幽者也人也者負明而抱幽者也其  
爲物殊而理一者也自衰世匪道而惟神是聽失人神  
之和遂有奸政慝義人神雜糅以逆其理世亦罔不以  
亂隨之然觀今閭閻人民行事豈不悖哉邪害正強暴

弱淫誣善甚有悖德亂倫圮族奸政類號爲士夫者溺  
焉風靡靡矣人有不得於身者叫神籲天而淫邪之鬼  
亦得以行其私以擾乎民吾乃吏有所避而滑之以干  
明也乎不然民神之主也若之何其相糅也孔子謂有  
司之事治民事神惟民淫矣而神罔不福是神不蠲神  
擾矣而人罔不黷是政不平政不平則稗神不蠲則奸  
皆民上者之事也其神何所依懷而民事豈不益忒哉  
曰然則爲政何如紘曰爲政者必禮教禮以防淫教

明政淫防則民義政明則神道神道民義則不二

之紀也故曰夏以貞事以經人神寧先明  
柔和萬民億寧百神蓋此之謂矣

八蜡廟記

明喬宇

平定舊有八蜡廟在州郭門之東屋室垣墉歲久圯壞  
弗稱揭虔意大梁蔡侯重夫來守是郡謁境內應祀之  
神顧瞻而嘆曰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蜡祭者重農  
祈穀之美制可恬然視弗加念耶是誠在我不可以緩  
乃親往規畫庀工鳩衆耆老尚義者董其役以司出納  
凡百需給備具罔有匱乏閱數月而告成爲正堂三楹

龕如其蜡數左右廡凡六楹拱以中門繚以周垣規制  
隆然而起頓改舊觀於是州之人士請余文記之嘗考  
諸載籍伊耆氏始爲蜡蜡有八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  
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河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  
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嗇大蜡之時索鬼神而以十二月  
合聚萬物勞農以休息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先王立  
法仁之至義之盡所謂三時告勞一日爲澤者歷秦漢  
唐宋以來代有其祀至皇朝尤崇是典祀之京邑祀之

國祀之郡縣著爲令以式天下報本追始之義大

以爲非所當祭者謂之庸慢與庸因仍相襲其廢之  
之廢也固宜夫幽明一理年數豐歉之祈水旱札瘥之  
禱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者其可忽  
諸蔡侯今茲之役非徒爲觀美以要譽者亦非俾吾民  
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祀之爲者蓋將推廣國家事  
神重農之本意以惠養黎元其志不亦可嘉矣哉然此  
特其善政之一耳方來復有大焉者尚當特書之是爲



